

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龙人的作品

龙人 / 著

# 封神双龙传



④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全国百佳出版社



龙  
人 / 著

# 封神 双龙 传

④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封神双龙传:全10册/龙人著.--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7.10

ISBN 978-7-5568-3102-9

I. ①封… II. ①龙…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3767 号

封神双龙传

龙 人 著

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0

字 数 1728千

书 号 ISBN 978-7-5568-3102-9

定 价 498.00元 (全10册)

赣版权登字—04—2017—744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 目 录

第五十章 妖后淫威 .....	1
第五十一章 威扬蜀山 .....	16
第五十二章 初到西歧 .....	33
第五十三章 万邪不侵 .....	49
第五十四章 五行归元 .....	64
第五十五章 各自为政 .....	80
第五十六章 乘龙脱困 .....	94
第五十七章 诡异之湖 .....	110
第五十八章 胡女思春 .....	127
第五十九章 鬼方毒计 .....	143
第六十章 姬氏之脉 .....	159
第六十一章 洪荒异兽 .....	174
第六十二章 九土息壤 .....	188
第六十三章 暗藏杀机 .....	204
第六十四章 怒战邪神 .....	220
第六十五章 王气护身 .....	234

## 第五十章 妖后淫威

试问倚弦与桓冲这么大动作，幽云仙子的修为如何不能察觉，她飞掠而出，见到这像是在斗鸡的两个人，幽云怒叱道：“你们在这里作甚么？”

倚弦刚要说明一切，桓冲眼珠一转，已经抢先道：“还请小师妹原谅，我见这小贼私闯‘剑莲池’偷窥你修练，所以忍不住出手教训他，哪知因此惊动小师妹法驾，得罪之处还望见谅。”

倚弦哪想到桓冲竟然反口诬蔑，怒喝道：“你胡说……”

“那你这时来这里作甚？”桓冲截住他下面的话，反问道，“这里是小师妹的修练之地，你不会说是因为刚刚睡醒无所事事，经过外面就瞎逛到这里吧？”

“我有事……”倚弦眼中精芒掠过，突然看到自己一直想证实的东西，就在幽云胸前明晃晃地挂着，那便是再熟悉不过的“凤首莹心锁”。

幽云本来还不会妄下定论，但看倚弦发光的眼睛竟一直盯着自己胸口看，哪知道倚弦是确定她身份后一时间的兴奋和激动，想起自己冰清玉洁的身子被此人偷看，顿时羞恼交加，“灵睿剑”出鞘，横空直刺倚弦。

倚弦面对利刃，并没有躲开，道：“幽云公主，你不记得我了么？”

“公主？”幽云诧异地停住了直取倚弦双目的神兵利器。

倚弦诚恳的望向幽云，感慨万分道：“当初，我们兄弟两人在天命异馆初次见到你，后来又在皇宫再次遇到你，其间还产生了一点误会……”说到这里，倚弦尴尬地一笑，又继续道，“……直到后来你被姐己和闻仲所害，我们兄弟还以为你死了，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以前都是我们害你丢了性命，现在就算被你杀，我也没有怨言，你动手吧！”

幽云见他在“灵睿剑”面前一脸诚恳之意，不像说谎，她的芳心一阵萌动，自从重生后她一直感怀不知身世之苦，但整个蜀山又根本无人知晓并告知她，此时听倚弦说认识她，不由芳心一颤，略显激动后又恢复冷静，问道：“你真的认识以前的我？”

桓冲一见二人之间不对劲，心中大急，立即插话道：“小师妹，你别信他！”

幽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道：“请问桓师兄怎么会来这里？师父好像说过这里是我的专属修炼之处，没经过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得随意靠近，何况我还布了结界，看来师兄的修行很是不错啊，随随便便就把师妹的结界破了……”刚才急怒攻心加上倚弦无意识的眼神才让她失去冷静，这时的幽云显然清醒过来。

桓冲贪婪地看着眼前衣襟浸湿、秀色可餐的幽云，辩解道：“我说过这不是我的本意……”

幽云打断他的话，淡淡道：“不必多说，不管如何，今天的事情我不想追究，但若是以后谁再靠近‘剑莲池’，就别怪我手下无情。”

桓冲脸色大变，他知道幽云虽然入门修道不久，但修为却是不弱，加上蜀山剑宗三大名剑之一的灵睿剑威力无比，况且真打起来别说自己是否狠得下心出重手，至少师父那里也交代不过去。

幽云不再理他，回首对倚弦道：“我们到外面去说吧。”

倚弦觉得好笑地看了一眼脸色铁青的桓冲，跟着幽云行出洞去。

桓冲在后面盯了许久，终于愤愤离去，当他出了剑莲池，见倚弦和幽云并肩漫步行走在山崖小径之上，桓冲忍不住抽出仅次于“灵睿剑”的神兵利器“离尘剑”怒而出手，顿时剑气冲天，金黄色的剑芒挥洒而出，劈天盖地般击在眼前的翠竹林里，但这一剑之威甫入翠竹，竟立即消失不见，再无一丝反应。

桓冲对此毫不意外，蜀山的翠竹林虽然看似无意的布置，却几乎完全符合这天地间的玄奥规律，除非是以洪钧老祖这样的修为，否则休想损坏这翠竹林丝毫，正因此他才会肆无忌惮地出剑泄恨。

“桓冲师兄，用得着发这么大火吗？”这时，一声嗤笑远远传来，惊醒

了桓冲。

桓冲向发声的地方看去，一道熟悉的人影从翠竹林中缓缓走了出来，正是元都。

“元都，你怎么会在这里？”桓冲神色一冷，想到刚才的失态举止让这个师弟看见，怎么说也有些难堪。

元都笑道：“我来这里本来是奉师尊之命，想找易兄弟谈些事情的，但见他跟小师妹似乎比较亲密，所以就不好意思出面了。”

“哼！”桓冲更是怒不可遏，捏着“离尘剑”的手上几乎青筋暴起，恨不得立时将倚弦斩于剑下。

元都暗笑道：“看来易兄弟和小师妹很早就认识，而且关系似乎不浅。”

桓冲冷笑道：“这小子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怎么可能认识小师妹，我看他多半是用花言巧语去骗小师妹才是真的。”

元都摇头叹道：“但起码他说出来的话还算动听，看样子小师妹非常相信他。”

桓冲更是勃然大怒道：“我迟早会让小师妹看清楚他的真面目！”

元都赶忙劝阻道：“桓师兄可千万不要胡来，师父这几日都在研究那‘乾元绦’，必定不会允许你对他不利。何况他手中‘龙刃诛神’的威力你也不是不知，依我看，师兄若是与他一战，胜负都是未知之数！”

“龙刃诛神！”桓冲怒哼一声，道，“这是我蜀山剑宗的万剑之尊，他算是什么东西，凭什么用它。师尊说他至今连‘灵悟剑诀’都没办法参悟通透……哼，龙刃若是落在我手中，定然比他更能发挥出它应有的威力！”

元都沉吟点头道：“龙刃诛神一向是我剑宗的至宝圣物，落在他人之手终是不妥，只是师父碍于身份不能强求于人，所以只能靠我们找一个正大光明的机会，才能为蜀山争回这柄代表三界至尊的神兵。”

桓冲一怔，问道：“什么机会？”

元都微微一笑，悠悠道：“要用龙刃诛神必须有过人的修为，明日就是我剑宗一年一度的‘蜀山剑会’，到时或许可以让他证明一下是否配用这等神兵利器！”

桓冲眼中精芒闪动，沉思半晌后毅然道：“龙刃诛神绝不能落入外人之手！”

“剑莲池”外的山径小路上，倚弦与幽云且走且谈，将自己与耀阳初次见到幽云以及以后遇到的事情一一说出来幽云听，当然略过了他们兄弟俩偷看她洗澡的事情。

倚弦说完后见到幽云一脸沉思的样子，不由关切问道：“怎么样，你还记得吗？”

幽云螭首微颌，幽然清澈的明眸中流露出一丝迷茫的伤感，叹了一口气道：“根据蜀山剑宗的门规，自从我成为剑宗弟子之后，前生的记忆便完全被封印在曾经用过的‘凤鸣剑’内，所以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拜入剑宗之前的所有事情。”

倚弦恍然大悟，难怪幽云不认得他，原来她的前生记忆已经被全部封印。他想了想，又问道：“难道你们剑宗所有的弟子都不知自己的身世？”

幽云摇头道：“那倒不是，但真正知道自己在尘世的身世者，皆是修为大成之人。我剑宗有门规，所有弟子托世的记忆尽数封存在前生佩剑中，可以随意取拿，只是为了不因尘世俗事妨碍修行，所以除非有人能达到‘剑心通玄’的境地，凭自身超强的剑心修为唤出属于自身的剑器，否则根本无法从其他途径得知自己的身世！”

“原来如此！”倚弦已经接触蜀山剑宗的剑诀，知道蜀山剑宗的剑诀重在修心，若非断绝尘俗旧事，势必会阻碍修行的进度。

“可惜我虽然已经臻达‘剑心通玄’的地步，但苦于剑心修为并不稳定，所以就怕自持力不够，唤不回‘凤鸣剑’倒也罢了，若是因此受了内伤延误自身修炼，就得不偿失了！”幽云叹息了一声望着倚弦，突然秀目一亮，转头对倚弦道，“对了，你身上的龙刃诛神乃是我蜀山剑宗的万剑之尊，应该可以帮我将凤鸣剑唤回！”

幽云用芊芊玉手撩起垂下了挡住眼睛的柔顺长发，那温柔随意的动作散发出一种独特而清秀的魅力，让心静如水的倚弦也不由看呆了。

倚弦收拾心绪，问道：“你真的这么想要知道吗？”



幽云幽幽道：“我一直就觉得很无助，仿佛没有一个亲人似的，那种感觉太过孤寂了。而且，我总觉得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没有去做，没有一刻能安下心来，所以我非常想知道以前的身世，希望以此来了却心中夙愿，可以安心修习剑道，故而希望你能帮我！”

倚弦犹豫了片刻，虽然他在幽云从前的记忆中没有那么好印象，但毕竟从前是他们兄弟俩犯下的过错，才连累了幽云丧命，说起来他原本就欠幽云的，如果能帮她达成愿望，就算是助她修行也好，以此来减少他心中对幽云的愧疚，当下倚弦道：“放心吧，无论如何，我一定会帮你将‘凤鸣剑’找回。”

“谢了！”幽云欣喜万分，又忍不住问道，“幽云有个问题不知当不当问？”

倚弦道：“仙子但问无妨。”

幽云郑重问道：“你为何肯这样帮我？”

倚弦深深地叹了口气，略有伤感地苦笑道：“……以前我欠了你一笔债，现在或许可以借此还给你。”

幽云见他肯帮助自己，心情大好，首次展开笑颜，有如百花齐放、眩目夺神。倚弦再次看得一呆。幽云见他那副傻样，不禁噗哧笑道：“如果你欠我够多的话，这次还了恐怕还不够！”言罢，幽云再一笑道，“哦，我到了，我要进去换件衣衫，你不如在这里等我片刻。”

倚弦没想到她会露出如此娇羞的小女儿神态，不由为之一愕，抬头一看，原来已经到了主峰偏殿，看着幽云飘然入殿的曼妙身影，苦笑不已。

蜀山。

倚弦与幽云两人飞身来到“万剑冢”之上，此时已是月上中空。柔和似絮，轻匀如绢的浮云，映着月光，照的天地间的一切显得飘渺而又真实。月光如水，静静地泻在那嗡嗡作响的剑器上，像是薄雾笼罩下的一帘幽梦，影射出光与影之间和谐的旋律，悠悠摇浮。

望着眼前的万千剑器，倚弦不由问道：“这里的剑器如此之多，我们几时才能找到你的‘凤鸣剑’呢？”

幽云仙子闻言淡然道：“此事不劳公子费心，幽云虽不记得凤鸣剑的形状特征，但此地如若真有此剑，幽云定然能够找得到！”当即面对“万剑冢”盘膝坐下，一双素手翩然翻动，一种极其玄奥的法诀已然在她掌指之间结成法印。

倚弦的神识蓦然一阵灵动，感应到幽云娇躯之上丝丝玄能溢荡而出，环笼了整个剑冢，波及到万千不一的剑器上，激荡出道道颜色各异的光晕涟漪。随着时间的流逝，万千剑器中一声清越孤高的嗡鸣倏然响起，其声孤傲有若凤鸣，悲怨却是更甚，如凄似泣，但却隐含不甘锵然鸣响。

倚弦循音望去，只见一柄晶莹玄彩的风纹古剑兀自竖立于一块崖石之上，剑身被幽云所放玄异灵能轰撞，七彩玄光蓬然四射而出，将其周遭数丈方圆耀的流光异彩，炫目已极。与之它旁边剑器相比，它尤显得卓越不凡，赫然便是往昔幽云所用佩剑——凤鸣。

此时，凤鸣剑正自震抖连连，摇摆不停，但却始终未曾脱出身下崖石的夹控。

倚弦正暗自焦急之际，忽听身旁幽云“噗”的一声发出闷哼，周身流放而出的灵能登时减弱，俏脸刹那变得雪白，显然她已无力召回自己的昔日剑器。

倚弦虽然对“灵悟剑诀”掌握不深，但此时迫于无奈只好凝神聚念，鼓动自己体内归元异能，依照“灵悟剑诀”中的御剑之术，将背上的龙刃诛神掣出，释放出滚滚元能遥指凤鸣剑，企图将其召回幽云手中。

于此同时，倚弦忽感体内割据中丹渊海的冰晶、火魄两物骤然骚动不已，但不容他多想，手中的“龙刃诛神”已然蓦地长吟，脱离自己掌控而去。

龙刃诛神仿佛已经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阻隔，方自倚弦手中脱出，就已出现在他身前丈余处的虚空之中，沿着龙刃诛神划过长空的痕迹，它与倚弦之间蓦然显出一道紫青双色的气幕翩然跃起。

眨眼间，气幕消失无踪，龙刃诛神倏地一震，发出铿锵错落列列有致的动人心魄之声，随着此声环荡而出，山上万千剑器似乎受此感应，尽数狂飙而起，直射长空而去，在空中激射乱舞，将虚空渲染成一副流光异彩

的巨大流动画面，惊世骇俗的漫天剑气狂涌波荡，将倚弦与幽云的万千发丝卷起，不停扶摇抖动，仅只刹那间，一切的一切又蓦地静止下来，变得寂静无声了。

在这绝对静止的世界，倚弦仿佛感觉到天地间一切都不再变化，哪怕纤细入微的空气流动，但在这相对静止的殊异场景下，反应在他心中却是浪涛翻涌，莫名的灵应契机浮上心头，“灵悟剑诀”中至今未曾明悟的“明剑玄心”，以一种异样的顿悟之感如夏日残荷一般升起，所有的所有就这样豁然开朗。

无名剑势如雨后春笋般滋生而起，倚弦不由自主将右掌缓缓抬起，身前的龙刃诛神骤然激射而来，化作一条紫色隐龙状，直入倚弦掌心而去，倏地消失无影无踪。倚弦知道“龙刃诛神”已经跟自己合契归一。

臣服于空中的万千剑器这才丁零当啷的倾泻直下，重归原位，而凤鸣剑在幽云的召唤中飞到幽云身侧。幽云素手轻摇，将凤鸣剑握于掌心平置胸前，将全副心神沉入剑心之中，她周身登时耀起璀璨眩目的七彩流光。

倚弦知道她此时正将凤鸣剑中的往昔记忆重新融会于剑心之中，心下方自领悟“明剑玄心”的激荡心情立时被另外一种局促难安的忐忑所替代。因为他无法预料当幽云取回往昔记忆之后，能否禁得起悲苦命途的心理打击。而且倚弦也在茫然焦错不安，他不知道自己帮助幽云寻回往昔记忆是对还是错，或许幽云不知从前事还会开心一点，茫然不知有时确比清明痛苦来得舒服。

过了良久，幽云缓缓张开一双清冷无比的明眸，将凤鸣剑收入体内，对倚弦问也不问，仿若陌路人一般，一语未发便腾身飞遁离去。

倚弦看着幽云远去的身影，不由黯然长叹，喃喃道：“难道我真的做错了？”但他知道这一切皆有定数，不论结果如何，这毕竟都是从前的事情了。虽是这样安慰自己，但倚弦怎能抵住心中对幽云的无限愧疚，视若无睹她心中的万般凄苦而不管不顾呢？

就在这时，一位蜀山剑宗的男弟子腾空而至，扬声道：“易公子，师尊请你明晨前去剑成殿参加每年一度的蜀山剑会。”其态甚为恭敬，显然倚弦炼狱顶上与众魔一战已然哄传整个蜀山剑宗。

倚弦强自打起精神，应道：“这位兄台，烦请转告老祖，倚弦明日自会前去。”

那名弟子听后躬身一礼转身行去，剑冢之内又剩下孤零零的倚弦一人，他不由暗自想道：“小阳，如果你在此处，又会怎样做呢？”

翌日清晨。

晴空万里，斜风轻摇，蜀山剑宗三座剑峰浮山依然有条不紊地运转，除却主殿以外的另外两座山峰之上，早已熙熙攘攘站满了数以千计的蜀山弟子。他们以本身修为的级数列作数格，或低声交流剑道心得、或细语畅谈今日盛典……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白色雾气浮聚离散，渺渺白云朵朵飘过，不时将他们的身影隐匿，让御风行出剑冢的倚弦差点以为这是虚幻的梦境。他的出现立刻引起所有蜀山弟子的注意，不知者交头探询身边人关于倚弦的身份，知情者自是告知此人就是这几日声名鹊起得到“龙刃诛神”的易公子云云。此言传出，女弟子自是对俊逸挺秀的倚弦大起青睐之意，男弟子固然因此升起挑战切磋之心。

倚弦立身空中也是一呆，哪曾想到今日如此热闹，顺眼向主峰剑成殿望去，殿前空地前一排桌椅摆置整齐，旁侧数十名弟子分列两旁，座上至今仍是空无一人，显然是宗主一类地位尊崇之人所坐。

那日炼狱顶上与倚弦一道回来的数名弟子显然辈分颇高，就在一派桌椅之后，见到倚弦后连忙飞身迎上，争先恐后引他往主峰飞去，一派以识得倚弦为荣之态。

倚弦的心中难免有扬眉吐气之感，却也能淡然处之。他登上主峰之后，肃穆的钟声悠然响起，另外两峰弟子的嘈杂之声顿消，四下寂静一片，鸦雀无声。

倚弦知道，应该是洪钧老祖他们亲临而至。

夜色已深，天上繁星点点，有风拂过，吹过四面的的树木哗哗作响。耀阳仰天叹了口气，感到心中烦乱不堪，这几日连连遭遇诸多事情，

这才出朝歌，还未过五关，便碰到这么多高手拦截，以费仲与尤浑的心计，就算不亲身追来，也会下令剩下五关守将拦阻他们一行人，看来由此去往西岐之路必然艰辛而漫长。

更何况一路上三女随行，似乎对自己都颇有好感，可这三人与自己都有着不同关系，活泼可爱的人儿是自己与倚弦在冥界就认识的，慧黠的小仙却是追随自己最久的人，而冰清玉洁的梅若冰更是他的救命恩人，连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孰轻孰重，而更让他心中难受的却是小仙因与梅若冰几句口角而独自离去，虽已让千里眼与顺风耳去找，却依然没有消息，而他又不能惊动姬昌父子，只觉一个头有三个大。

前路渺茫，到底怎样才能闯过这重重关卡，何时才能到往那个向往已久的西岐呢？他心中建功立业的愿望又何时才能实现呢？

耀阳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倚弦，若是倚弦此刻与自己在一起，那该多好，只有兄弟俩在一起，哪怕是再大的困难，耀阳也不会觉得有现在的困惑与疲惫，只要有倚弦在，就算天塌下来，他耀阳也会只当被盖，这就是兄弟，没有什么比他们之间的情义更重要了。

耀阳正思绪万千，心神猛地一动，不由向身后望去，不一会儿，两道人影已然自黑暗中射出，来至自己面前，双双叫道：“师父！”正是小千与小风。

耀阳微一颌首，道：“怎么样，小仙找到了吗？”

小千沮丧着脸，又急又气道：“没有，我和小风搜索了方圆五十里，都没有发小仙姐的踪迹，也不知她上哪儿去了？”小风低声骂道：“他奶奶的，都是那个梅……梅……要不是她故意气跑小仙姐，小仙姐怎么会不见了呢？”

耀阳喝止道：“小风，别乱说话，梅姑娘也是无心之举！”顿了顿，他又道，“这样吧，你们先回客驿，由我去找小仙。”

小千与小风对望一眼，摇了摇头道：“不，师父，我们不回客驿了！”

耀阳愣住了，不知他们兄弟俩想说什么。

“师父，是这样的！”小风已然低头说道，“小仙姐给我们留下消息，说不用找她了，她已经回‘妖月梦冢’了，叫师父您不用担心她。”小千

接着道：“可是，我们很担心她，她一个人在‘妖月梦冢’，根本不安全，我们既然称为‘梦冢三少’，当然生死都在一起的了，所以希望师父允许我们去‘妖月梦冢’照顾小仙姐。”

看着小千与小风那坚定不拔的神情，耀阳不禁大受感动，他想到小仙微弱的法力，的确让人不大放心，有小千与小风在她身边那便安全多了，便点头答应，向小千与小风二人道：“为师准许你们二人前往找寻小仙，不过，找到小仙后一定要到西岐来找我，知道吗？”

小千与小风再次对看一眼，用力点头道：“知道了，师父要多保重！”

耀阳心念一动，忽然身形倏地拨起，两脚踹出，踢向千里眼与顺风耳的屁股，笑骂道：“知道了还不快滚，你奶奶的高祖，两个小王八蛋！”

谁知小千与小风反应敏捷，身躯闪动之下早已躲开，两人跟着笑骂道：“老王八蛋师父，我们走啦！”

耀阳右手化元能为至寒之气，右手化元能为至热之气，正想同时施展出“天火炎诀”与“傲寒诀”来教训一下这两个“不遵师重道”的家伙，哪知元能才在“七真妙法指”引动下运到指尖，便感应到一道火性元能与一道冰性元能扑面而来，正是“天火炎诀”与“傲寒诀”，伴随而来的是小千与小风渐渐远去的嘻笑声：

“臭师父，接我一招‘天火炎诀’！”

“臭师父，接我一招‘傲寒诀’！”

耀阳见两小子竟敢班门弄斧，施展出“牵机玄引法诀”，不由哈哈大笑，元能掐诀自手下涌出，小千与小风的两道元能便被散得无影无踪了。他想起以前自己与倚弦初学《玄门要诀》时，最新学的便是这“天火炎诀”与“傲寒诀”，想起以前的种种趣事，不禁面露微笑，被他们这么一闹，耀阳郁闷的心情立时舒畅了许多。

眼见星月渐沉，夜色已深，耀阳的心情即已舒畅，想起出来散步也有不少时间了，怕客驿中众人担心，便回到了客驿。刚回客驿，他便遇到端水上菜的店小二对耀阳道：“耀公子，那个姬公子说有紧要事情找你，要你去他房间找他。”

耀阳点了点头，转身往伯邑考的房间走去。他知道“姬公子”就是伯

邑考，只是想不到这深更半夜的，伯邑考找他做什么？难不成西伯侯父子有什么重大问题要与他商量？

谁知刚走至伯邑考房门前，便听到一阵轻微的娇喘声，耀阳心中一怔，也不及细想，敲了敲房门，道：“姬公子，我是耀阳，不知你这么晚那找我有何事么？”

伯邑考清脆的声音传了出来，道：“原来是耀公子，赶快请进，我正巧有要事找你！”

耀阳应了一声，双手将门一推，打开房门，一大步跨了进去，一眼瞧去，不由被眼前的场景惊得目瞪口呆。只见屋里红烛高烧，铺满绣被的床榻上躺着一名女子，伯邑考正跪坐在她身边，双手轻握成拳，一下又一下地帮那女子捶背，那女子一边享受似的发出轻吟，一边娇滴滴软绵绵地说道：“唉，轻点，再上面一点！”其语声酥软怡人，不由让人闻言想入非非。

伯邑考异常听话，不但按照那女子的要求去做，而且要轻就轻，要重就重。堂堂西伯侯之子伯邑考竟然为一个女人捶背，这固然让耀阳感到惊讶，但更让他震惊莫名的是躺在床上的那个女人——

只见那女子凤眼弯眉，一张玉靥风吹得破，身着一身粉红衣裳半褪出床上，一双玉臂裸露在外，十指春葱似的白，美腿随意伸曲，露出莹白如玉的粉肌，侧卧的撩人身姿衬出酥胸半露，胸前更是乳沟隐现，让人一见之下心中忍不住生出一股冲动的欲望。

那名女子正看着目瞪口呆的耀阳，眼光盈盈流转，似笑非笑的迷人神情——正是“万妖魅后”妲己！

耀阳见妲己出现在伯邑考的房间里，而伯邑考竟然乖顺地为她捶捏，心中不禁咯噔一下。自从旄山掉入悬崖被梅清远与梅花救走后，他便一直没再遇见妲己，心中差点把这个当初害他们兄弟丧命的九尾妖狐给忘了，此时猛然间见她出现在自己面前，耀阳不禁心中一惊，如今虽然他已非当日那个傻小子可比，但能否敌得住这“万妖魅后”妲己，耀阳心下也没谱。

耀阳当下退后一步，身际元能立时涌出，在自身周围布下结界，以免

姐已突然偷袭自己，这才喝道：“妖狐，快把伯公子给放了，不然本少爷有你好果子吃！”

“臭小子，你现在混的风生水起，就连对本宫的称呼也忘了吗？”姐已素手一抬，两扇房门便自动关上，然后瞟了耀阳一眼，脸上七分春意三分荡意，风情万种地道：“你放心，本宫此次前来只是和你叙叙旧而已，没有别的意思！”

耀阳哪里会信姐已的话，即然姐已出现在此地，而伯邑考又如此听从她的话，自然想到是姐已暗施诡计，以“魅心术”控制了伯邑考。一念及此，耀阳不由暗暗担忧，这妖狐向来诡计多，今番制住伯邑考，不知打的又是不什么鬼心眼，便冷哼一声道：“娘娘有这么好心眼吗？还是快把伯公子给放了吧！”

姐已怎会不知他的想法，指了指伯邑考媚笑道：“小子，你看清楚了，我可没有用‘魅心术’制服他，是他自己愿意为我做任何事的，不信，你自己问问他。”

耀阳细看伯邑考，以他此时的眼光，自然纤微必睹，果然发现伯邑考没有被任何邪法附身的痕迹，忙呼道：“伯公子，快到我这边来，这女子不是人，乃是一条九尾狐狸精！”

谁知伯邑考向耀阳投来一笑，道：“耀公子，你错了，我是自愿服侍姐已娘娘的。”

耀阳不禁大吃一惊，倒退一步，仿佛不敢相信伯邑考的话，急道：“伯公子，你怎么啦？”

姐已轻笑一声，道：“谷菟，露出你的真面目给他看看！”

伯邑考应声道：“是，娘娘！”他站起身来，将双手十指交缠，口中念诵着法咒，指诀缓缓挥动，一阵白茫之气从伯邑考身上涌出，瞬间将他整个人淹没。

耀阳见伯邑考竟然能发出极为不弱的元能，而那股元能赫然是妖宗所有，不由大感惊异，但烟雾消散后现出的伯邑让耀阳惊呼了一声，因为伯邑考已经完全换了个面目，目如秋水，眉如远山，脸上竟然现出三分妖媚之色，本来伯邑考被称为西岐第一美男子，生得玉树临风，气宇轩昂，但



与现在的样子比起来，虽然多出三分男子气概，却绝无现在这样秀美。

耀阳登时明白过来，眼前这人绝不是伯邑考，而是妖宗之人，而且应是姐己的同党。这一路行来，伯邑考恐怕早就被姐己给暗害了，不知什么时候找了个妖怪扮成伯邑考，想到这里，心中一阵愤怒，喝道：“妖狐，你们到底把姬公子怎么样了？”

姐己面色一整，冷冷道：“臭小子，今天不妨把实话告诉你，伯邑考其实早就死了，在你还没来得及救他之前，就被妖君厉煞所杀。”

耀阳失声道：“什么，伯邑考早死了？那我在费府救的是谁？”

姐己面色稍缓，却依然冷哼一声道：“你在费仲府中所救人的伯邑考便是由眼前这位‘梅山七圣’中的第七圣——谷菟幻化而成！”

谷菟笑吟吟向耀阳道：“耀公子，这一路上来多谢你照顾了！”

耀阳暗忖道：“他奶奶的！照顾你个妖精死人头！谁知你是什么死妖精变的。”他猛想起一事，又急问道，“那西伯侯姬昌呢？”他最怕的便是西伯侯姬昌也遇害了，现在同行的又是个冒牌货。

姐己明白耀阳的意思，道：“放心，臭小子，西伯侯货真假实，安然无事！”

耀阳初闻伯邑考的死讯，着实吃了一惊，但在姐己面前他如何敢放心神，况且伯邑考已死，过分失神，只是于事无补，便暗中潜运归元异能，迅速让自己冷静了下来，忖道：“又是‘梅山七圣’中的人，看来妖狐与袁洪依然合作，既然自己在费府中救出的伯邑考是假的，那么说来，姐己并不是现在才找到自己，而是一直不动声色尾随在自己身后，原来自己一直还是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

姐己瞧着耀阳的样子，冷然道：“放心，臭小子，我要想对付你早就出手了，用不着等到现在！哼，今天在渑池大道上，要不是我暗中助你，哼，‘妖尊’雪赤极早就把你的小命夺去了，你还有闲功夫在这里开庆功宴？别不识好歹，拿本宫的好心当作驴肝肺。”

姐己懒洋洋伸个腰，媚态万千地道：“你放心，本宫这次来，是有大事要与你合作！”

耀阳冷哼一声道：“娘娘还有什么大事，用得着小人吗？”